

《打渔杀家》（一名：《庆顶珠》；一名：《讨鱼税》）

主要角色

萧恩：老生

萧桂英：旦

大教师：丑

情节

宋，梁山泊宋江投顺后，阮小七不愿招安，仍以捕鱼为业。所生一女，许于花荣之子，以庆顶珠为定物。阮氏父女二人，一叶扁舟，烟蓑雨笠，悠然自适。有土豪丁某，向阮小七需索陋规，阮小七不与。丁某遣教师率家丁往捕阮小七。阮小七举手一挥，众皆倾跌，负创而回。丁某嘱县官逮阮小七，责以四十六板，阮小七出而大愤，率女儿杀至丁府，残其全家而逃隐焉。

注释

剧本中以阮小七为萧恩，或系阮小七之隐名。

根据1938年【国乐唱片】8面录音整理：管绍华饰萧恩，杨丽华饰萧桂英，罗小奎饰大教师、家丁。

【第一场】

| | | |
|------------|---------|---|
| 萧桂英 | (内西皮导板) | 白浪滔滔海水发， |
| 萧恩 | (内白) | 开船呐！ |
| (萧桂英、萧恩上。) | | |
| 萧桂英 | (西皮快板) | 江边俱是打鱼家。 青山绿水难描画， 树直哪怕日影斜。 |
| 萧恩 | (白) | 儿啊。 |
| | (西皮散板) | 父女打鱼在河下， 家贫哪怕人笑咱。 桂英儿掌舟舵父把网撒， 可怜我年迈苍苍气力不佳。 |
| 萧桂英 | (白) | 爹爹年迈，这河下生意不作也罢！ |
| 萧恩 | (白) | 本不当作河下生意，怎奈你我父女拿什么度日呀？ |
| 萧桂英 | (白) | 喂呀！ |
| 萧恩 | (白) | 不要啼哭，将船栓在柳荫之下为父要凉爽凉爽啊。 |
| 萧桂英 | (白) | 儿遵命！ |
| 萧恩 | (白) | 啊，二位贤弟慢走，愚兄不远送了！这才是我的好朋友！哈哈！ |
| 萧桂英 | (白) | 爹爹上船来吧！ |
| 萧恩 | (白) | 哦，来了。 |
| 萧桂英 | (白) | 啊，爹爹，此二位叔叔他是甚等样人？ |
| 萧恩 | (白) | 哦，儿问的是他？儿呀！ |
| | (西皮摇板) | 忆昔当年擒方腊， 倪荣、李俊二豪侠。 蟒袍玉带不愿挂， 弟兄们双双走天涯。 |
| 萧桂英 | (白) | 呀！ |
| | (西皮摇板) | 昔日有个俞伯牙， 千里迢迢访豪家。 知心人儿说的是知心话， |
| 萧恩 | (西皮散板) | 猛抬头见红日坠落西斜。 |

(白) 啊，儿啊，你看天色不早，你我父女回去吧。
 萧桂英 (白) 回去吧。
 萧恩 (白) 哎，待我收拾收拾。
 萧桂英 (白) 是！
 萧恩 (白) 正是：
 (念) 父女打鱼在江下，
 萧桂英 (念) 家贫哪怕人笑咱。
 萧恩 (念) 看看不觉红日落，
 萧桂英 (念) 一轮明月照芦花。
 (萧恩、萧桂英同下。)

【第二场】

(萧恩上。)

萧恩 (西皮原板) 昨夜吃酒醉和衣而卧，
 稼场鸡惊醒了梦里南柯。
 二贤弟在河下相劝与我，
 他劝我把打鱼的事一旦丢却。
 我本不当打鱼关门闲坐，
 怎奈我家贫穷无计奈何。
 清晨起开柴扉乌鸦叫过，
 飞过来叫过去却是何。
 (西皮二六板) 将身儿来至在草堂打坐，
 桂英儿捧茶来为父解渴。

(萧桂英上。)

萧桂英 (西皮摇板) 遭不幸我的母早年亡故，
 撇下了桂英儿受尽折磨。
 清晨起我的父呼唤于我，
 我这里捧香茶与父解渴。
 (白) 爹爹请来用茶。
 萧恩 (白) 为父不叫你渔家打扮，怎么还是这样的渔家的打扮呐？
 萧桂英 (白) 啊，爹爹，女儿生在渔家，长在渔船。不叫女儿渔家打扮，是要怎样的打扮呢？
 萧恩 (白) 嗯。不听教训就是不孝哇！
 萧桂英 (白) 啊，爹爹，不必生气，女儿改过就是！
 萧恩 (白) 这便才是啊！

(大教师、家丁同上。)

家丁 (白) 走哇。
 大教师 (白) 走哇。
 家丁 (白) 别走啦！到了！
 大教师 (白) 就这儿？我去瞧瞧去。
 走吧。咱们回去吧！他没在家。
 家丁 (白) 怎么没在家呀？
 大教师 (白) 关着门呢。
 家丁 (白) 诶，关着门是在家呢！锁着门才没在家呢！
 大教师 (白) 这叫去吧！
 家丁 (白) 叫门我们不会，瞧您的！
 大教师 (白) 这也得瞧我的？
 萧恩呐！萧恩！
 家丁 (白) 使点劲呐！
 大教师 (白) 使劲不让他听见了吗！
 家丁 (白) 为的是要他听见！
 大教师 (白) 哦，为的是叫他听见？等我脱了衣裳啊。瞅见没有？这叫门得有个架势，这叫拦门式。他不出来便罢，他若出来，上头一拳，底下一脚，他就得躺下。这叫：

“金风未动蝉见觉，暗算无常死不知”。

呔！萧恩！

（萧桂英下。萧恩开门，推大教师倒地。）

大教师（白） 呵，这是谁泼的水啊？滑了我一个跟头啊。

家丁（白） 得啦！萧恩出来啦！

大教师（白） 萧恩出来啦？我瞧瞧去哦！哟呵，糟老头子！咱们跟他横着点！

是我，是我！是哪儿我！

萧恩（白） 哦，你是哪里来的？

大教师（白） 我们是丁府上来的。

萧恩（白） 原来是丁府上的教师爷。

大教师（白） 罢啦。

萧恩（白） 嘿！

大教师（白） 哎，这老头子会两下子啊。

萧恩（白） 到此作甚？

大教师（白） 我们给请安来啦！问好来啦！催讨渔税银子地来啦！

萧恩（白） 原来为此。你来看，这几日天旱水浅，鱼不上网。改日有了银钱，送上府去，何必你来？

大教师（白） 怎么着？你说什么这两天天旱水浅，鱼不上网。改日有了银钱，给我们爷们儿送上府去。要是别人来啦，你拿这两句话给他打发走啦！今儿教师爷我来啦，任凭你怎样说，排派你怎么说，上回书，算你白说！你得拿渔税银子来！

萧恩（白） 旁人来啦，倒还罢了，今日教师爷你来了么？哈哈！越发的无有！

大教师（白） 照我看呐，要钱没有。你认识这个不认识？

萧恩（白） 朝廷王法，要它何用？

大教师（白） 什么朝廷王法，这是你姥姥怕你活的不长远，给你打的百家锁！

萧恩（白） 放屁！

大教师（白） 哎，没打着，锁上，拉着就走啊！萧恩呐！要钱没有，教师爷我要锁你！

萧恩（白） 啊？尔要讲锁？

大教师（白） 要讲锁！

萧恩（白） 好！你就与我锁锁锁！

（大教师以锁链套萧恩，反被萧恩兜回套住脖子。）

大教师（白） 得啦！锁他拉着走。怎么锁我也拉着走啊！

家丁（白） 拉错了。

大教师（白） 又拉错啦！来，拿着，用不着这个！

哎！我说萧恩老头儿！我们爷们啊，是奉命差遣，概不由己，这么办，你跟我们辛苦一趟，到趟丁府，要不要在他，给不给在您，我们爷们儿就交代差使啦！您瞧怎么样？

萧恩（白） 话倒是两句好话，可惜你二大爷无有工夫啊。

大教师（白） 二大爷啦啊？跟你要钱，你是没有，让你跟我们走，你又不走。教师爷带的人多，我要讲打！

萧恩（白） 啊？尔要讲打么？

大教师（白） 要讲打！

萧恩（白） 唉！老汉幼年之间，听见“打架”二字，好象似小孩子盼新年穿新鞋的一般。如今呐，我老了，打不动了啊。

大教师（白） 这呀撇鞋，你说什么你幼年听说打架如同那小孩子穿新鞋过新年的一般？教师爷我听说打架，好有一比！

萧恩（白） 比作何来？

大教师（白） 好比那耗子舔猫的鼻梁骨——我要作死！

萧恩（白） 啊？听你之言，敢莫是当真讲打？

大教师（白） 要打！

萧恩（白） 果然讲打？

大教师（白） 果然讲打！

萧恩（白） 娃娃！待老汉将衣帽丢在家中，打个样儿与你们见识见识！

（西皮导板） 听一言气得我七孔冒火！

大教师 (白) 听一言气得你七孔冒火! 今儿教师爷我打你个八处生烟!

萧恩 (西皮摇板) 只气得年迈人咬碎牙窝。
(萧恩打家丁。)

萧恩 (西皮摇板) 在江湖叫萧恩不才是我!

大教师 (白) 怎么的? 在江湖叫萧恩不才是你? 教师爷我也有个名有个姓!

萧恩 (白) 尔叫什么东西?

大教师 (白) 人嘛! 怎么东西! 我叫“左铜锤”! 哎呀, 锤上喽!

萧恩 (西皮摇板) 大战场小战场见过许多。
我本是出山虎独自一个!

(萧恩打家丁。)

大教师 (白) 你说什么? 你好比出山虎独自一个? 教师爷我好比那打猎的, 单打你这个出山虎! 哎! 打呀!

萧恩 (西皮摇板) 尔好比看家犬一群一窝。

大教师 (白) 哎! 怎么揪我的耳朵呀!

萧恩 (西皮散板) 你本是奴下奴敢来欺我?

大教师 (白) 打呀!

家丁 (白) 别打啦! 人家骂啦!

大教师 (白) 骂什么呀?

家丁 (白) 骂你一人儿奴下奴! 没有我们四个人儿什么事情!

大教师 (白) 有的, 你们四个人倒摘得挺干净呐。我问问他去!

你骂我们爷们儿奴下奴, 不错! 我们是奴, 我是丁家门儿奴, 不是你萧家门儿奴! 这么办, 经得住教师爷三羊头, 鱼税银子不要, 带领徒弟一走, 你瞧怎么样?

萧恩 (白) 就便是三狗头, 你二大爷何惧呀?

大教师 (白) 人头怎么改了狗头啦? 你那儿有功夫吧!

萧恩 (白) 这里来!

大教师 (白) 哎! 你站稳了吧!

(大教师撞三羊头。萧恩领起, 打家丁下, 截住大教师, 大教师欲跪。)

萧恩 (白) 哎! 起来! 起来! 起来!

大教师 (白) 得, 您让我过去得了!

萧恩 (白) 哎! 闻听教师爷武艺高强! 老汉今日倒要领教领教啊!

大教师 (白) 领教什么呀? 我是这马勺苍蝇混饭吃! 你让我过去得啦!

萧恩 (白) 总要领教!

大教师 (白) 总要领教?

萧恩 (白) 哎!

大教师 (白) 我练两手你瞧瞧!

萧恩 (白) 好, 你且练来!

大教师 (白) 你瞧这个!

萧恩 (白) 这叫什么?

大教师 (白) 挑水的扁担。

萧恩 (白) 不好。

大教师 (白) 您再瞧这个。

萧恩 (白) 又叫什么?

萧恩 (白) 砸煤的锤子!

萧恩 (白) 越发的不好!

大教师 (白) 领教什么呀? 我是这马勺苍蝇混饭吃! 你让我过去得啦!

萧恩 (白) 哎! 慢来! 打尔三拳头, 放尔过去呢!

大教师 (白) 三拳头?

萧恩 (白) 哎!

大教师 (白) 我连三指头也经不住啊。

萧恩 (白) 总要打的!

大教师 (白) 总要打? 你别忙, 等我运运气!

萧恩 (白) 这作什么?

大教师 (白) 我这儿搂把呢!
 萧恩 (白) 招打!
 大教师 (白) 哎! 慢着, 你把这孤丁去了, 改押躺怎么样?
 (萧桂英上, 打大教师。)
 大教师 (白) 有的! 你们俩打一个呀!
 (大教师下。)
 萧桂英 (白) 啊, 爹爹! 看孩儿打得可好?
 萧恩 (白) 打得好! 打出祸来了! 快取为父衣帽过来。去到丁府, 抢他个原告儿!
 萧桂英 (白) 依女儿之见, 不去的好。
 萧恩 (白) 快快取来!
 萧桂英 (白) 是!
 衣帽到。
 萧恩 (白) 好好看守门户, 为父去也!
 萧桂英 (白) 遵命!
 (萧恩下, 萧桂英下。)

【第三场】

(萧桂英上。)
 萧桂英 (西皮原板) 我的父强上告输赢未准,
 倒叫我桂英儿挂在心头。
 将身儿坐至在草堂内,
 等候了爹爹回细问根由。
 (萧恩上。)
 萧恩 (西皮散板) 恼恨那吕子秋为官不正,
 仗势力欺压我贫苦的良民。
 上堂去他那里一言不问,
 责打我四十板叉出了头门。
 没奈何咬牙关忙往家奔,
 叫一声桂英儿快来开门。
 萧桂英 (西皮散板) 忽听门外有人声,
 想必爹爹转回程。
 (白) 爹爹为何这等模样?
 萧恩 (白) 哎呀儿呀! 为父上得堂去, 那贼一言不问, 将为父重责, 喂呀……
 萧桂英 (白) 贼子呀!
 (西皮散板) 骂一声贼子真可恨,
 欺压爹爹为何情?
 (白) 如此说来, 爹爹你、你、你受了屈了!
 萧恩 (白) 这还不叫做受屈。
 萧桂英 (白) 怎样才算受屈呢?
 萧恩 (白) 那贼言道: 叫为父连夜过江, 与他赔罪。那时才叫做受屈呀!
 萧桂英 (白) 爹爹你还是去也不去?
 萧恩 (白) 哎呀! 为父恨不得飞过江, 我就杀……
 萧桂英 (白) 噤声!
 杀什么呀?
 萧恩 (白) 杀尔的满门。方消为父心头之恨呐!
 萧桂英 (白) 爹爹呀! 他家势力浩大, 你、你、你还是忍耐了吧!
 萧恩 (白) 你小孩子家, 晓得什么? 快取为父衣帽戒刀过来。
 萧桂英 (白) 爹爹, 依女儿看来, 还是不去的好。
 萧恩 (白) 不用你管, 快快取来!
 萧桂英 (白) 是。
 爹爹, 戒刀在此。
 萧恩 (白) 好好看守门户, 为父去也!

萧桂英 (白) 爹爹请转!
萧恩 (白) 何事?
萧桂英 (白) 女儿跟随爹爹前去如何?
萧恩 (白) 女流之辈, 不去也罢!
萧桂英 (白) 爹爹杀人, 孩儿站在一旁, 与爹爹助助胆量, 也是好的呀!
萧恩 (白) 既要前去, 带好儿自己的戒刀, 随为父的走啊!
萧桂英 (白) 是。啊! 爹爹请转!
萧恩 (白) 何事?
萧桂英 (白) 这门还未曾关呢!
萧恩 (白) 这门么? 关也罢, 不关也罢。
萧桂英 (白) 里面还有许多动用家具呢!
萧恩 (白) 门都不关, 要家具何用? 不明白的冤家呀。
萧桂英 (哭) 喂呀呀!
萧恩 (白) 不必啼哭, 儿呀, 庆顶珠可在身旁?
萧桂英 (白) 现在身旁。
萧恩 (白) 如此甚好。
(萧恩、萧桂英同上船。)
萧恩 (白) 想这夜晚之间, 比不得白昼, 儿要掌稳了舵!
萧桂英 (白) 遵命!
萧恩 (西皮快板) 恼恨那吕子秋行事可恶,
今夜晚过江去将他杀却。
船行在半江中儿要掌稳了舵,
(白) 啊?
(西皮散板) 我的儿因何故撒了篷索?
萧桂英 (白) 啊, 爹爹, 此番过江, 杀人是真的还是假的啊?
萧恩 (白) 自然是真的。
萧桂英 (白) 女儿心中害怕, 我、我不去了啊。
萧恩 (白) 哎! 不叫儿前来, 儿偏偏要来, 船行半江之中, 也罢! 待为父将你送回。
萧桂英 (白) 女儿舍不得爹爹。
萧恩 (哭头) 啊! 桂英我的儿呀!
(完)